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流浪小说

LIULANG XIAOSHUO

艾芜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47.7
163

98840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艾 芜

流浪小说

廉正祥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季平

艾芜 流浪小说

廉正祥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08,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16,001—20,5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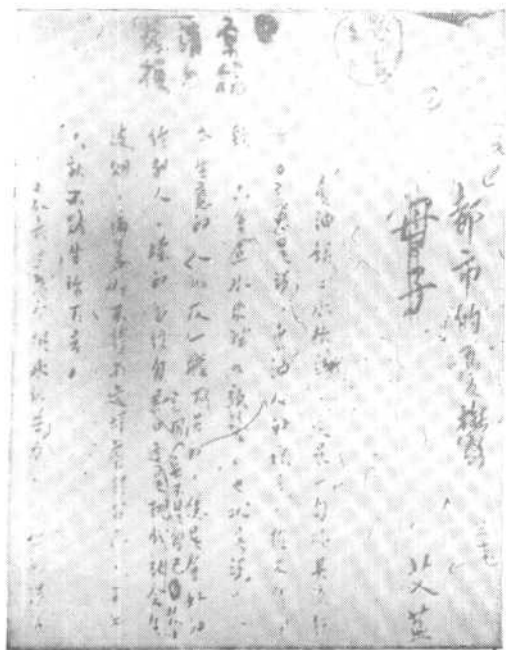
ISBN 7-5321-1171-7/I·889 定价：9.60 元



作者像



作者部分作品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廉正祥

在世界文坛上，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作家，却奇妙的会有相似经历和气质，有共同的审美情趣，因而作品风格也颇为接近。我总觉得中国的艾芜跟苏联的高尔基就是同属一个类型的作家，似乎可以称之为流浪小说家。艾芜和高尔基都出身于贫困家庭，他们都酷爱读书却偏偏没有机会上大学，于是只好投身于人生的大学——长期流浪在底层社会，饱尝人世间的痛苦和歧视；文学支撑着他们，文学激励着他们。他们在非人的生活中向往着光明，从灰色的人生中看到怡悦的诗意，他们没有被生活的浊波恶浪淹没，反倒以深切的同情心描写出备受侮辱和损害的下层人物形象。一个以

《南行记》，一个以《在人间》而驰名世界文坛。

高尔基的《在人间》，艾芜的《南行记》都是以他们各自的漂泊经历为依据，艺术地再现各色流浪人物的生活。这些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流浪小说，一位评论家就称“《南行记》是一部流浪者的手记。”

艾芜的以《南行记》为总题的流浪小说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强烈的自传色彩，作家以第一人称写作，这个“我”是作品中的人物又是作家本人，“我”不仅仅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且是生活的参与者。

这种特色在《南行记》的第一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表现最为突出。小说描写的是1925年秋天，“我”从四川成都打着赤脚长途跋涉到山国的都市昆明，在秋风白露的夜晚饥寒交迫地踟蹰在街头卖掉唯一的新草鞋，换几只铜板买烧饼充饥，与患疥疮的流浪汉同榻而卧被足臭熏得难以入眠的落魄惨境，他想拉黄包车，他想进工厂学徒，都因找不到铺保而被摒弃门外，“领略了异乡的惨酷的秋天”；发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弄来翻个身了”的愤怒呼喊。

当时，艾芜已被吸收参加了左联，他把这篇小说投给左联机关刊《文学月报》，周扬对艾芜说稿子似乎没写完，可否再加写一段？艾芜又加写了“鞋子又给人偷去了”的情节。原先结尾，艾芜这样写道：

“在秋风里，一面缓缓地走，就一面深深地觉着：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弄来翻个身了。”

加写后的结尾，更显坚强有力：

“同时我想，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结尾虽简单一句话，却提高了作品的品位和战斗力，给当时及后来的读者以人生搏击的勇气。1985年，当艾芜访问香港时，著名星相家、作家林真写信告诉艾芜，1945年当他丧父失业感到人生绝望之际，就是读了《人生哲学的一课》才振作起来，艰苦奋斗地去干出一番事业。

可见，好作品给人的是向上的力量。艾芜的流浪小说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

自传色彩强烈的流浪小说，除了《人生哲学的一课》、《我的旅伴》、《在茅草地》也是突出代表作。读小说，我们似乎跟着“我”的南行足迹，奔走在滇西的巍巍群山中，沿途随处可见到浩浩的青碧江流，枝叶茂密的大青树，头上包着尺多高黑纱的傣族卖酒女人，背刀戴大耳环的景颇人，披黄色袈裟的傣族和尚，包着白布套头的印度兵等等；还有那些漂泊在滇缅道上的赶马人、抬滑竿的苦力、私烟贩子等等。作家清新流畅的描述构成了南行路上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异国情调，令人神往。

艾芜流浪小说的第二个特色，是“灰色阴郁的人生和怡悦的自然诗意。”（周立波语）

云南是个多山的地方，高黎贡山纵贯滇西，怒江、澜沧江自北而南流经滇西、滇南。高山大川，多变的立体气候，使云南成为独特的地理单元。风光秀丽，资源丰富，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形成多姿多彩的风俗习惯。这僻处中国西南角的云南是块美丽神奇的地方。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云南，兵灾匪患，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使云南各族人民陷入悲惨的生活境地。滇西盛产鸦片，种烟贩烟，应运而生的马帮、马店，就成了滇西及滇缅边境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

二十年代中期，艾芜漂泊在滇西和滇缅边境，与马哥头、私烟贩子、抬滑竿的苦力结伴而行，他这位穿长衫，手提细麻绳吊着的墨水瓶，旧包袱里包几本旧书的知识青年在苦力群中显得异常突出。他的儒雅时时遭到生活无情的嘲弄，在缅北大城市八莫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返回滇缅交界的克钦山（俗称野人山）中茅草地，在大盈江边的马店里当店伙计，赤脚清除马粪，双脚被马尿和连绵的雨水泡烂，发疟疾，丧失了人格的尊严还不得不义务教店主的儿女念书……这一段生活，艾芜写进了小说《在茅草地》。青年艾芜所过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辛酸，求学上进的愿望和没钱的窘况折磨着他敏感而多情的心。他这段生活可以说灰黯极了，令人压抑苦闷。可即使如此，艾芜却并不灰心，也不自暴自弃，反倒忘情地欣赏生活的诗意美，那就是淳朴的人情和秀丽的风景。

当时的艾芜并没有想到日后写书当作家，可是他有文学天赋，他善于观察生活细节，捕捉人物形象，具有异于常人的敏感，他有双独特的眼睛，能看到常人忽略的生活中的诗意美。

就说雨吧。克钦山中多雨，被称之为蛮烟瘴雨，让人厌烦。可艾芜把雨写进小说，对不同的雨天的描写却衬托出人物不同的心境。他病中独自一人挑马粪时，雨令人厌恶。而店里来了一位美丽的阿秀姑娘，主动帮助他打扫马场时，同样的雨却带有一种朦胧美了。艾芜对茅草地自然景物和环境氛围的描写更是充满诗情画意。

“我们的山谷，整天都是静悄悄的，非常的清冷。尤其在正午之后，大家都要躺歇一会儿，店门外也少有人行走了，这时就更见寂寞，竟连四周的群山，都仿佛沉入了远古的梦中。但当她们一从山上走了下来，山谷里的茅草店子，就里里外外通换上了一一种热闹的而又是欢愉的空气。

“这一队漂泊的傣族女子，喝好水，歇足气，便各自拿着一条洁白的汗巾，到溪边洗澡去了。直到夜色埋着整个山谷，家家茅屋透出点点灯火时，才一面低声唱着，一面绞着水湿的头发，带着凉爽的夜气回来。登时店家的院落里，点起了堆堆煮饭的野火，同时弥漫着忧郁的，而也是快乐的歌声。火光闪现着，她们微红发光的面庞，晚风吹拂着，她们的长发滴落水珠，真像一群神女似的突然在夜间出现了，也可说是江中的水仙，林间的精灵，到来了吧。”

多么怡悦的诗意！

可是这些傣族妇女的生活真的充满诗情画意吗？她们往返于千崖坝子和缅甸八莫之间的野人山中，用自家的鸡鸭蛋果换取洋布洋油洋针洋火，而且还要受当地土司头人的压榨，漂亮的姑娘还难逃被奸淫的恶运。艾芜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和《玛米》两篇小说中，写了被英国官员强奸、被土司头人霸占的两位傣族少女的悲惨遭遇，对她们寄予诚挚深切的同情，犹如自己心爱的恋人被侮辱被损害那样的痛彻骨髓。正是这种浓烈的情感使“我”成了故事里活生生的人物，使读者与“我”同喜同悲，身临其境。艾芜的流浪小说大都有这样的特点，灰色阴郁的人生和怡悦的自然诗意的强烈对照，使作品产生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不同年龄和经历、教养的读者。正如周立波同志所说：“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照：灰色阴郁的人生和怡悦的自然诗意。在他整个《南行记》的篇章里，这对照不绝的展露，而且是老不和谐的一种矛盾。这矛盾表现了在苦难时代、苦难地带中，漂泊流浪的作者的心情：他热情地怀着希望，希望着光明，却不能不经历着，目击到‘灰色和暗淡’的凄苦人生。他爱自然，他更爱人生，也许是因为更爱人生，他才爱自然，想借自然的花朵来装饰灰色和阴暗的人生吧？”

今天，我们读艾芜的流浪小说，仍然可以感受作家当年写作时的心境。

艾芜流浪小说的第三个特色，是浓郁的抒情性，对所描

写的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以《南行记》为总题的流浪小说是用优美的散文笔法写下的艾芜人生经历，美丽的风景描写和浓烈的抒情，使有些篇章更类似抒情散文，比如《玛米》。就是典型的小说《山峡中》也是抒情味十足。

《山峡中》是写滇西怒江峡谷中的一个小偷团伙的故事。这是一群被畸形的生活扭曲了性格的畸形人物。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的吉普赛女郎野猫子。故事通过“我”与野猫子的纠葛和对照中展开，为了生活“我”被迫与野猫子扮假夫妻掩护偷盗行动，行盗败露“小黑牛”受伤，更可悲的是这伙人自己将“小黑牛”抛入怒江，“我”想离开这伙人，野猫子以比赛刀砍树相威胁，警告“我”真想离开就开杀戒，而当官军可能抓走野猫子时，“我”又挺身掩护保卫了野猫子，最后小偷团伙主动撤走，还留给“我”三个银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却留给人深刻的印象。艾芜在小说中运用一系列细节从多侧面去描写野猫子，使人物栩栩如生。野猫子本是没有文化的村野少女，但却在粗野的外貌之下，有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她平时泼辣快活，但有时也感到忧郁，她时常哼唱一支歌：

江水呀，
慢慢流，
流呀流，
流到东边大海头。

那儿呀，没有忧！

那儿呀，没有愁！

这凄惋的歌表露了野猫子内心世界的向往。实际上是艾芜通过野猫子的心抒发自己的内心向往，他向往一个没有压迫剥削没有忧愁的世界。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艾芜的几乎每篇小说中，都有大段大段景物描写，字里行间抒发着作家的爱心和感慨。艾芜是感情型作家，他握笔时心海里激荡着感情的波涛。1963年，他在《〈南行记〉新版后记》里写道：

“我写《南行记》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

这段话回答了艾芜流浪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抒情段落，因为他在尽量发抒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文学以情动人，真情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可以说，《南行记》中的每篇小说都饱蕴作家的深情。一个成功的作家，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我认为应该永远保持对生活，对人生的火热感情，

就像对初恋的情人，始终不渝，哪怕满头白发，也保有一颗二十岁小伙子的热情。《南行记》中的《红艳艳的罌粟花》写于1978年12月，当时的艾芜已是74岁高龄，而小说追叙自己青年时代漂泊滇西，偶与三母女相处的一段往事，依然情意绵绵，感人至深，不失《南行记》的一贯抒情风格。“我”既是作者又是作品主人公之一，娓娓道来，朴实无华，亲切自然，艾芜所描写的人物大都发生在滇缅交界的野人山中或者伊洛瓦底河畔，所以带有浓郁的异族情调异域色彩和浪漫主义氛围，字里行间洋溢着作家的热情，抒情味很浓，正因为如此，作品极富魅力，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感情激荡。

承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选编艾芜的流浪小说。征得艾老的同意，我从艾老的南行记系列小说中精选出九篇，按艾老当年南行的旅程编排，而不是按写作发表时间先后编排，这样也许能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出艾芜的人生和创作轨迹，便于阅读和研究。

1991年早春草于蓉城

1991年初夏改定

目 录

流 浪 小 说	序.....	廉正祥
	人生哲学的一课.....	1
	松 岭 上	24
	山 峡 中	40
	月 夜	60
	森 林 中	80
	红艳艳的罍粟花	107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126
	卡拉巴士第	146
	印度洋风土画	155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